

勞動界

第 二 冊

九 年 八 月 廿 二 日

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
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
總經售處上海法界大自
鳴鐘對面新青年社

本報歡迎工人投稿

本報宗旨，是要改良勞工階級的境遇的，對於工人現在的境況，當然盡力調查，盡心記載。但是恐怕我們調查，不能處處都到，一切情形，不能細細採集。所以我們很歡迎工人將自己要說的話任意投稿到本報來，本報決計趕快登載。

演 說

●平安

陳望道

『平安』兩字，我們中國人沒有一個不喜歡的，中國人幾乎一刻也忘不了這兩字；門聯干

也常常寫着這兩字，信札上也常用這兩字做結束。

可是，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嗎？實際上已經在可以得到的路上走了嗎？

越閑的，越要走得快；普通的坐東洋車，更閑的坐馬車，最閑的坐汽車。坐去逛，嫖，賭，卻都有雇着的人替他們喊，要我們作工的讓游閒的人的路，不快讓，就傷了手足，馬上不能做工換飯吃。『平』嗎？是上『平』那里去的路嗎？越不做工的，穿的衣服越好，吃的東西越講究，住的房子越闊氣。越不做工的，穿的衣服越一箱一箱地堆着爛，吃的東西越一碗一碗地有得倒，住的房子越一間一間地閒着做蜘蛛窠，蚊蟲府。做工的做煞，還是個得不到他們隨着拋了的一點剩餘。『平』嗎？是『平』的路上的景色嗎？

『安』又在那里呢？今天做，今天纔有飯吃；明天閑，明天就沒有粥喝。『安』嗎？每天做十四五點鐘工，日裏忙煞，夜間倦煞，就使有家庭，也沒有家庭的樂趣。『安』嗎？天地沒有春秋時常給我們；夏快到了，就要愁着飼蚊子；冬快到了，就要愁着手足皮凍裂不能照常做工換飯吃。『安』嗎？做得不動了，不夠一家吃，東家也要回罷我們；做得太勤了，也許生癆病，沒有錢醫治，只得等着死『安』嗎？

他們好的更要好，閑着沒事，只願向『不平』做去；我們就刻刻只有向『不安』陷落！『不平』和『不安』，已經充塞在我們周圍了！

那里去找『平安』？難道單是門聯上，信札上？

我們向那里去找『平安』？

●金錢和勞動

漢俊

人人都說錢尊貴。錢爲甚麼尊貴呢？因爲有了錢，就有房子住，衣服穿，飯吃。但是房子，衣服，飯是那裏來的呢？都是工人和農夫的勞力造出來的。那麼，錢尊貴就是因爲有工人和農夫的勞力了。錢是要有了工人和農夫的勞力，纔尊貴的。如果沒有工人和農夫的勞力，錢是沒有甚麼尊貴的，是沒有甚麼用處的。上海地方錢是很多的，但是如果那幾十萬的工人都罷了工，工場也不能出東西了，糧食也不能進來了，我怕上海的人都要餓死在錢堆裏面呢！那麼，錢還有甚麼尊貴呢？還有甚麼用處呢？所以錢是要有了工人和農夫的勞力，纔會尊貴，纔會有用處，換一句話來說，錢的尊貴用處，是工人和農夫的勞力生出來的。如果說錢尊貴，勞力就比錢更要尊貴了。錢不過是代表勞力的一種東西罷了。

上海地方木頭也是值錢的。但是有許多山上有的樹，何以不要拿錢去買就可以砍呢？就是因爲沒有工人用勞力，不值錢的緣故。如果有工人拿斧頭去把他砍倒了，他就值錢起來了，無論那一個不用錢，就不能隨便把他搬去了。是要對於這個工人把了錢，纔會搬去的。但是這個錢呢，不是對於樹把的，乃是對於工人的勞力把的。又如果有工人，把這根砍倒了的樹搬到街上去了，那就要比從先更要貴了。這個貴呢，又是對於這個工人搬到街上去了的勞力貴的。又如果有工人把這根搬到街上去了的樹，鋸成板子了，那就更要貴了。又如果有工人把這個板子做成椅子或者房子了，那就越發貴了。總之無論甚

麼東西，工人多加一點勞力，就要多費一點。所以錢不是甚麼尊貴的東西，他不過是代表勞力的東西。他的尊貴用處，完全是勞力生出來的。我們講到這裏了，就要發生兩個疑問了。

第一，錢既然是代表勞力的。何以一天到黑一點事都不做的人，反有錢用，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農夫反沒有錢用呢？

第二，錢的尊貴用處是工人和農夫的勞力生出來的，勞力比錢還要尊貴。何以只有錢不做事的人，人人反要尊貴他，叫他做甚麼老爺太太小姐，用勞力的工人農夫，人人反輕視他，叫他做下等人呢？

這都是因為我們工人農夫，不曉錢是代表勞力的東西。不曉得做了幾多工就要幾多錢。使做東家，有錢的人，把我們勞力做出來的錢拿去了，來壓制我們的緣故。如果我們工人農夫，個個都曉得錢是代表勞力的東西。個個都曉得做了幾多工就要幾多錢。使做東家，有錢的人，不能夠來把我們勞力做出來的錢拿去，來壓制我們了。我們工人農夫就不會沒有錢用，被人輕視了。這是我們工人農夫，好好記着不要忘記的。

國內勞動界

●上海米貴罷工的情形

(接前)

袁實篤

罷了一兩天，那些作頭就在魯班殿開會，商量進行的辦法，警察又不准，這些作工也不敢和他反對，就關門散去了，有些工人天天都出去調查，遇着不守規約的，馬上就干涉。到了罷工後的第四天，董事和作頭代表在一品香開一次大會，赴會的人兩百多個，投票議決每工每日加工錢六十文。自此以後，大家都安心上工了。

(九)南北兩市搖繩索的工人，在六月初間，工人中某某等聯合同業的工人，要求作主增加工錢。設若不肯，大家就要罷工並且加錢的時候，必定要在端午節以內，端午過了，作主還不肯加分文，於是大家就能起工來。查這項工每人每日工錢不過二百一十文，他們只要加到二百四十文，其是一點都不心大。過了一兩天，在春在樓兩方面對講。作主還是不肯。工人發了皮氣，就行強迫的手段，和那被強迫的主人大爭鬥了一回，可憐被警察拿捕了很多。

(十)祥泰木行裏頭的鐵工木工小工三種工人，總共七百多個，要求行主增加工錢。這行經理英國人不肯答應，就全體罷工。後經多回的調解，准以每個工人每個月加貼米費八角，就勉強了事了。

(十一)英美煙公司新廠園包圍女工，總共有三百多人，平日所得的工資，不過兩三角。廠主又要把貼封條的工作加在他們身上，每箱的工錢僅僅只五文，比原定的還要少六文。這時候的米又貴，力比從前用的多，錢比從前得的少，所以大家，就反對起來。那錫包女工三千多人，也同時跟從過了一天。經了警廳的壓制，和旁人的調停，米貴一項，已和洋商商妥，以八元一石為定。如漲一元，每人就貼洋二角五分。並且把原來貼封條的女孩子一百多人

充人錫包間作工，就此解決了。

(十二)開往蘇杭各處的船上所僱夥計，每人一個月的薪水，有四元的，有六元的，有八九元的。要求船老板增加工錢，有不增加就離業不幹的意思。大家就集合開會，到的人都要出洋二角為臨時的經費。租定房屋，作為事務所，以便接洽和集合。此時加入團體的，有一百多人。隔了兩天，端午節也過了，限期也不遠了，那些船老板也集合開會，都不答應加工錢。又有一幫在浦江雇船的夥計，也要他的老板加工錢，並印些傳單發散。大略說：「近來新珠米桂，百物奇昂，貨物既漲，則船主所得水腳，亦因而增加，惟吾等夥計所得工資，不敷一飽，現值端陽，大眾一致向各船主要求酌加。」這次運動以後，就以大工每月加一元小工加五角了結。

(十三)西門外唐家灣新豐染織工場的女工，都向作主增加工錢，那個時候作主不肯，就大家罷工。罷了半月，這場裏的職員，稍稍體貼他們，准以加錢一成。這些女工，就照常上工了。

(十四)楊樹浦日商所辦的協隆，三泰，上海英國公司三個紗廠，的男女工人四千多個，因為要求加工錢罷工，經許多探捕的好言勸導，才減了幾分激烈，以等解決。那個時候，紗廠裏存貨很多，萬難答應工人的要求。工人大家不服，就暴發起來，把這廠的玻璃電燈等器具毀壞很多。後經工頭的多方調停，這廠每人每月給米三斗，每一斗取價八角，工人就勉強上工了。那曉得過了八九天，三泰紗廠二千多人，又一律罷工。協隆紗廠的工人並且廠都

不進。口口只說要加工錢，人多口多，鬧得一個昏天黑地。過了兩天，廠主就答應他們，准先發白米一斗，不要米的就發錢八角。至於加工錢再等斟酌，第二次的風潮於是又結束了。

(十五) 梓木業的工匠，大約其先也提出加工錢的題目，向作主要求，沒有成效，所以就相約罷工。並且聯名要警察廳維持。那曉得不但沒有效果，而且反遭壓制，只准他們和平平向各人的作主要求，不准驟然就罷工。後來的結果怎樣，此時還沒有聽見。

(十六) 浦東那邊瀾泥渡一帶飯店的夥計，每一日的工錢很少，而勞苦很多，要靠自己一雙手來供給家眷，實是靠不住的。所以這種工人就問各人的店主加工錢，都不肯就罷工。罷了幾天，店主就答應加錢一成半，大家就再上工了。

(十七) 理髮的工人個個都說工價太少，不能維持生活，大家相約來罷工。罷了幾天，還有違背公約的，經熱心同業的種種運動，就一律罷工。又開了幾次的會議，議決加價三分，於是這個風潮就平息了。

(十八) 本埠理絲線的工人，總共有幾百個，原來每線百兩，工錢多的一元有餘，少的不過四五角。工價多少的分別，是看絲線的粗細。那一天他們工人開了一次同業會議，無論粗細絲線的做工，比從前要增加大洋四角。大發公啓。後來作主答應他們，細絲的做工准加四角，粗絲的做工減半，就解決了。

(十九) 閩北慶華永絲廠的女工久要加工錢，都不如意，他們就決意罷工。牽連到隔壁那個三協絲廠，又到振鋁泰廠，要同業工人取同一的行動，多數都答應罷工。但振鋁泰因為

怕損壞絲車上的繭子，此刻不肯附和。再又到錦華絲廠，要他罷工。一時罷工的工人，一天多似一天。警廳出來彈壓，並且捉了七個發起人去。過了兩天，工錢准以每工每一日加五分，本是可以如願。但有同業幾個人，還是彼拘在牢裏，所以他們還是不肯開工。唉！那曉得這些絲廠的資本家，都請起一些丘八先生來作威作福，彈壓他們，他們也沒有法子，只好忍氣吞聲來開工！

(二十) 怡和楊樹浦兩個紗廠的工人一萬多個，要大班(西人)加工錢。大班當面就答應加十分之一，大家都安心做工去了。

(二十一) 日本人所辦的上海絹絲公司裏頭的工人，大約一百個，要求經理加工錢，一點都沒加，所以就能起來了。(後來的了結還不曉得怎樣的)

(二十二) 東方德大厚生恆豐這四個紗廠的工人，也要求廠主加工錢都加了，一成的左右，就安心做工了。

(二十三) 路布的工人，都要求各人的作主加工錢，作主都不肯，所以弄到大家同盟罷工，有些「不守公約的」，還是在做工，被那些激烈的同業工人交涉和壓迫，就起了一個劇烈的衝突，打的打，捉的捉，鬧起十分的亂七八糟。(後來情形此刻不知道怎樣)

(二十四) 裁縫的工人，看見各種的工人都加了工錢，他們也在軒轅公所開了一次同業大會，商量加價的多少。議決每工每一日加工錢五分。但店主都是不肯，他們就同盟罷工。罷了兩天，還有一些同業做工的，他們罷了工的幾十個人出外調查，看見有違背公約的人，

就行壓迫的手段，要他馬上就停工。雙方方面都不相容，弄到警兵干涉和驅逐，於是市而上的人也大受恐慌。店主和工人都派出代表，再在軒轅殿開會，議決每月每工五元以上准加一元，五元以下的准加半元，當時就通告各處，一樣的照辦。

（未完）

國外勞動界

各國婦女勞動運動的大勢

（接前）

日本山川菊榮女士著
吳文菴譯

英國

現今婦女底勞動運動最有組織的，是英國。

英國一八二四年，廢了禁止集會法以後，就有郎加西亞底紡織工人組織了「合衆王國大組合」。這組合，是不許女工加入的。但是婦女底組合運動，卻就從這時的紡織女工開了端，往後勢力年年增加，到了一千九百零八年，郎加西亞底綿工組合裏面，就有婦女十四萬六千，幾乎占了總多數的七成半。十九世紀底中期，郎加西亞地方，時常有同盟罷工的事情，那時結合起來的女工組合，有許多到今天還存在。『紡織工組合聯合會』，是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成立的，橫亘郎加西亞，約苦西亞，共有會員二十萬人，他那裏面，就像前面說

過的占了大部分。紡織工裏面，常有粗綿敗絮很易斷絕，做事很費工夫，很費氣力。所以拿粗劣材料來做的時候，織工要求增加工錢，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厘五；這種要求，便是組合的一種事務。組合并且周密照料拖欠工錢的事情，女工或是少年初做工的，因為請假，辭工而不付工錢的時候，就可向本地組合委員，說明原由，請求代辦；如果雇主罰女工的錢，就教他撤銷，如果有減付工錢等事，也替工人盡力。郎加西亞女工底地位隨着組合的財政同時向上，比之紡織業初興時，高得多了。

男工女工兼收的這聯合會，所以成功的緣故，固然因為那地方，是工業集中的處所，但女工的加入，也是成功一個大原因。可是組合裏面，女工雖然占了多數，組合的支配，還是由男子支配，女子不過做了順從的會員。直到最近因為女工底人數，越發增多，專用女工的工場也已顯現，他們態度纔漸漸改了，堂堂皇皇的做辦事人也可以；在組合裏邊，另組個女工的團體，主張特別的意見，也可以了。

但就全局說，郎加西亞的女工底團結，於英國婦女勞動運動的大勢，仍然沒有多少影響。轉變大勢，作了婦女勞動運動輪軸的，卻是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設立的『婦女勞動組合同盟會』。

創立這會的巴大遜夫人，原來是個訂書的女工，他在前一年遊歷美國，曾加入美國『勞動組合』(Knights of Labour)，看見很有精神的訂書女工組合，就生了覺悟，回英國後就着手這個運動。可是那時一般思想都很幼稚，婦女組合運動這種事情，還沒有人提及。

那時候的人情，就是普通的組合運動，也作無賴漢的暴動。況且婦女底組合運動，於恐怕有惹起社會上的反對之外，又有很受男子組合壓迫的危險，起初連個勞働組合的名稱，都避了不敢用。這會底性質，雖說完全是職工組合，可是起初命名，卻叫做「婦女保護及備荒同盟會」，約略過了二十年，纔改了叫作「婦女職工組合同盟會」。

這會開首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幫着印刷女工組成組合。因為那時，男子底印刷工組合不准女工加入，大家都很希望有獨立的女工組合。這會幫辦起來的訂書婦女協會，起初只有會員六十六人，一年後就有會員二百七十五名了。這一年裏，有五個有力的婦女組合加入同盟。到一千九百零九年就有同盟團體一百三十六個，婦女會員十四萬人了。

這個會，比勞働組合不同，所以也沒有罷工基金，也沒有津貼。他是在婦女裏邊傳布組合主義的機關加入的，不是個人，是團體，就是婦女底組合，或是有婦女會員的組合。每年大會裏邊，選出幾名委員。由這委員裏邊，對於加盟各團體又供給婦女組織者有婦女會員的組合，用男子組織的評議會作顧問。會內辦事人，如會長，幹事，組織的人及會計員等，都是婦人。現在的會長，就是瑪加薩女史。會內行政部的委員會，是由執行委員，研究勞働問題的人，勞働黨的議員，組織成的。這個會，到現在還是婦女團體的代表，應政府或下院關於勞働問題的諮問，或者用質問或書面的形式，將婦女勞働者的要求，對於下議院發表。還設有法律顧問部，為女工料理雇主違犯工場法規，收取不當的賠償，減少工錢或不付工錢無道理的解雇，以及別的一切大小法律問題。

如果加入同盟底團體，或是婦女勞働者底團體，有了要求，這會無論甚麼時候，就派事人，去幫助他們組織組合。遇着勞働裏面，起了爭執，就盡力去和解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女子同盟罷工的事在英國是很少的。在婦女以爲用戰鬥的，革命的形式去奮鬥，不但絕對沒有團結的希望，反有壞事的危險所以可以說只是保守的組合運動。這個會的運動主要的方法，是以立法的手段，來改良勞働者的地位，把直接行動避開不用。這個會雖然像這樣不是戰鬥的，但起初對於婦女組合運動給了永久的性質，常作了這個運動的中樞，造成今日這樣的勢力，這個功勞是不可磨滅的。

於這個會之外，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，佛利斯托地方，也組織了一個綿工組合，婦女會員，曾因反對減少工錢罷了一回工，但因男工拒絕加入就失敗了。同年比姆利科的陸軍被服廠，也組織了一個婦女組合，反對那減少包工的單價和廢止家內工作。由這個組合送了一千名的婦女請願人，到下議院。

到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，婦女組合運動，就漸漸得起勢力來了，訂書女工，襪衣女工，家具裝飾品女工，這三個團體，在格拉斯哥開的第八次勞働團體大會，就准他們加入了。

一千八百七十九年，勞働團體評議會裏邊，不但是有五名婦女委員列了席，并且於議事的上面，也給了很不少的影響。他們提出來的增加男女工場監查官的決議案，也被大會採用了。於是婦女組合員，在組織運動上，和男女組合員共同受盛衰的關係，互相影響起來了。

一千九百零六年，在『婦女勞働合同盟會』指導之下，組織『全國婦女勞働者聯合會』。

這個會的目的，是要促起低級婦女勞働者組織組合的。他們對於那苦工制度，繼續了激烈的戰鬥。這會的首領，是瑪加薩女史，磅托非脫女史等人。本部設在倫敦，許多地方都設有分部，所收會費，拿部份做本部的基金，剩下的，都作支部的用費。這會的性質，純粹是一個普通的勞働團體，也準備得有罷工基金。但是支部沒有得着本部的許可，就不能擅自罷工。這個會，成立了不久就現出很大的發達，當這回大戰之後，婦女勞働者陡然增加，更現得發達了。

(本章未完)

閒談

●霍亂和痢疾

夏天霍亂、秋天痢疾，都是容易傳染而且很利害的病。得病的原因，大半是吃了腐爛的水菓和不潔淨的菜，喝了不少不潔淨的冷水。可憐用力出汗的勞働者，那能夠有許多潔淨的熱水吃，屋內或街上的自來水就是他們止渴的救命湯，這就是勞働界得病比別種人多的原因。勞働者有菜吃又有水菜吃，已經是福氣，還管他潔淨不潔淨，這又是一個得病的大原因。但是勞働界要把霍亂病和痢疾減少一點，怎樣辦才好呢？

獨秀

●老爺們的衛生

聽說警察廳禁止勞苦的人在街路上睡覺，說是有礙衛生。多謝官廳也知道注意窮人底

衛生了。但是他們若回到那十人同住一間的小屋裏去睡，恐怕更不衛生。而且我還可斷定他們若有做官的老爺們那樣寬大的公館，他們一定不肯在街路上睡覺。

獨秀

●真的工人團體

工人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，不結團體固然是不行。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團體，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。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，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。覺悟的工人呵！趕快另外自己聯合起來，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呵！

獨秀

國內時事

●安福部大吞公款

田文烈查出安福系所吞去公款的總數，計安福部用去三千七百八十二萬多塊，邊防軍和西北軍兩年用去八千萬塊，曾毓雋個人私吞一千五百三十多萬塊，李思浩個人私吞四百多萬塊，還有兩次軍械借款，三千多萬塊，不知用到那里去了。合計共吞公款約二萬萬塊。

●段祺瑞底定國軍用賬

財政部發給過西北軍費用四百零一萬九千多塊，交通部發給過一百五十四萬七千多塊，另外還發給過北京鈔票十五萬多塊，共計五百六十六萬三千多塊。財政部又發給過西北軍

元年的公債票四百多萬塊，八年的公債五百三十多萬塊。財政部又發給過邊防處三百零一萬多塊，元年的公債票一百萬塊，又發給訓練處八年的公債票一百二十萬塊。又從日本借來的借款二千萬塊，以及從前曹汝霖做交通總長的時候，從日本借來的四鄭鐵路借款，都用到軍事上了。今年五月徐樹錚借了元年的公債票一千萬塊，也不知用到那里去了。除四鄭借款外，共用了五千多萬塊。

按定國軍就是這回段祺瑞要打吳佩孚的時候，由西北軍和邊防軍編成的。編成後，不過個把禮拜，就被吳佩孚打散了，上面開列的這筆帳目，就是這個把禮拜裏他們用掉了的帳目。

記者

國外時事

●俄波戰爭的近況

最近有無線電報報告俄國答覆英國的通告，說波蘭政府說，想派代表到明斯克商量休戰條約，並且籌備講和談判。勞農政府很想依照協約國的宗旨，保存波蘭的完全獨立。休戰和議和的目的，就可以用直接談判，用極迅速極簡便的方法達到了。勞農政府相信協約國是要承認俄波明斯克的大會，能夠照着協約國的目的進行的。九日倫敦路透電

波蘭參謀部今天發出公報說，過激軍的騎兵支隊，繼續繞着未拉瓦方面的路線，力逼波蘭軍。暫時占領了西恰諾夫鎮。白羅第北面的過激軍攻擊得很兇。

俄軍現在正在包圍華沙，雖普魯士數英里維斯土拉河左岸西恰西尼克的鐵路，已經被俄軍騎隊弄斷了。現在正在繞着鐵路向華沙進發。明斯克談判如果不趕緊決定講和的預備事件，華沙之前那就要發生大戰了。十一日巴黎路透電

今日公報說，俄國騎兵隊已經繼續迫近克拉瓦方面的波蘭軍，佔據了西恰西尼克，陸軍總長萊斯里夫斯基已經辭職，由蘇諾夫斯基接手。查西恰西尼克距華沙西北只有四十五英里，是丹齊華沙鐵路上的主要地方。過激軍現在已經把這條鐵路弄斷，所以華沙的地位是很危險的。十日華沙電

趣聞

●南京警察不准妓女們看外國議員先生

美國的議員團於十一日下午五點鐘，搭凌雲小火輪渡江，坐京浦專車上北方去；各校學生和文武官僚，都送他們到浦口。南京的人都在下關的地方，擠來擠去地看熱鬧，下關的妓女們也湊熱鬧出來看。不料被警察嚴厲干涉，說是妓女賣淫，是賤不過的東西，如果被外國議員先生們看見，中國的國體，就絲毫沒有了。妓女們沒有法子，只好跑回家去，在他們看得見議員，議員看不見他們的樓窗縫裏偷着看。